

歷代名家尺牘

隋 唐 唐 尺 牘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028B

歷代名家尺牘例言

書啓牘簡名目不一綜覈義實各有隸屬茲從周氏尺牘新鈔吳氏昭代尺牘例以定厥名較爲普通

本編之選注重文學專集總集刊本抄本博覽約取甄錄綦嚴

自周迄清年歷綿遠由質趨文由簡趨繁風會使然各有佳妙不得歧視
每編簡首附以小傳論世知人不無裨益

言理言情言事論古論政論文短長兼錄駢散並收一編之中無體不備評論陋習未敢因依祇加圈點利便誦讀見仁見知會心不遠是在善學

刊本相沿魯魚亥豕不無訛奪一字之類一句之疵灼知其誤或勇改之或逕刪之要以無碍上下語氣爲斷

卷頁多少各編不同或合數代爲一編或分一代爲上下卷短祚之朝采錄不多



歷代名家尺牘 例言

以次附後要於應有盡有

歷代名家尺牘隋唐尺牘序

隋及唐初文學有沿而無創綺麗之作瓣香齊梁笙磬同音四傑崛起才調縱橫
摩壘徐庾不廢江河萬古流少陵所爲驚歎者也昌黎氏興矯八代之製成一家
之言振靡式浮以力返於古博大昌明無思不精無體不備（按韓文偶句甚多）
其與鄂州柳公綽兩書雖搏兔而亦用全力焉柳州與之齊名鍊字鍊句鍊局以
峭潔名而賀王進士失火一書開後世詼諧一派文人狡猾無施不可亶其然乎
溫李後殿風華典雅麗而有則論者謂擷腴齊梁流風遺韻若與唐相終始焉茲
編所選駢散各半亦以見二體之不容偏廢也重韓柳而輕王楊適成其爲一孔
之士而已

民國十六年五月吳興王文濡識

隋唐尺牘序

隋唐尺牘目錄

- 遺史祥書 與釋智顥書 以上隋煬帝
王暕 答魏收書 隋李德林 上牛弘書 隋王孝籍 賦仙城慧命禪師書 隋戴
達 答豫章王書 隋崔曠 在絳州與子弟書 隋韋世康 引延法師書 隋薛道
衡 答皇太子廣書 隋史祥 與樊子蓋書 隋楊玄感 賜許紹敕書 唐高祖
遺蕭德言書 唐太宗 答馮子華處士書 答刺史杜之松書 以上唐王績 答
王績書 唐杜之松 招道士徐鳴客書 唐李密 上秦王書 唐薛收 與徐世勣
書 唐魏徵 上從舅侍郎啟 再上皇甫常伯啟 以上唐王勃 答員半千書
與親情書 與程將軍書 以上唐駱賓王 與在朝諸賢書 唐盧照鄰 與郭仲
翔書 唐吳保安 與吳保安書 唐郭仲翔 答李清河書 上高長史述和詩啟
以上唐李嶠 答勸置田園札 唐張嘉貞 上薛令文章啟 唐陳子昂 與褚先生

書 與營州都督弟書 以上唐張說 與御史高昌宇書 唐王洽然 與盧藏用
書 唐毛傑 答嚴給事書 唐張九齡 與工部李侍郎書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以上唐王維 爲李中丞與虢王書 唐蕭穎士 與韓荊州書 唐李白 別湖州
崔使君書 唐朱灣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唐權德輿 上張僕射書 答陳商書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又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以上唐韓愈 與裴墳書
上湖南李中丞啟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與顧十郎書 賀趙
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以上唐柳宗元 謝竇相公啟
與柳子厚書 謝僕射李相公啟 以上唐劉禹錫 謝李巽常侍書 唐符載 賦
太常博士書 唐陳商 上韓昌黎書 唐張籍 答獨孤舍人書 與陸修書 以上
唐李翹 答李生第一書 唐皇甫湜 上韓吏部書 唐林簡言 與馮陶書 與
孺顏上人書 以上唐沈亞之 賀裴相公破淮西啟 唐元稹 與元微之書 答
戶部崔侍郎書 以上唐白居易 答莊充書 唐杜牧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秀

才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高錫望書 以上唐孫樵 上河東公啟 上李舍人
狀 爲絳郡公上崔相公啟 以上唐李商隱 謝紇干相公啟 投憲丞啟 以上
唐溫庭筠 與段校理書 唐劉巖夫 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書 唐段成式
謝賜錢啟 唐胡曾 與李生論詩書 與臺丞書 賦王進士書 以上唐司空圖
與蔣先輩啟 唐黃滔 河中辭令狐相公啟 投同州楊尚書啟 答賀蘭友
書 謝湖南于常侍啟 以上唐羅隱 報西川王建書 後唐太祖 謂兗鄆羣盜
書 讓契丹阿保機書 以上後唐莊宗 復方訥書 爲蕭給事與楚王書 答
林正字書 以上南唐徐鉉

隋 唐 尺 瘘 目 錄

隋唐尺牘目錄終

隋唐尺牘作者小傳

隋煬帝姓楊氏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文帝廢太子勇而立廣既而悔之廣遂弑文帝卽位耽奢侈廣土木造西苑置離宮四十餘所南巡至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在位十二年卒謚煬

齊王暕字世朏煬帝第二子開皇中封豫章王授內史令煬帝卽位遷豫州牧進封齊王從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李德林隋安平人字公輔北齊天保中舉秀才累官通直散騎侍郎典機密周武帝克齊授內史士後佐高祖定大計及卽位授內史令陳平授柱國爵郡公被讒出爲懷州刺史卒謚文

王孝籍隋平原人少好學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以教授終

戴逵隋濟北人嘗仕梁

崔曠隋安平人字祖濬開皇初授協律郎大業中奉詔撰區宇圖志東征記後除越王長史宇文化及弑帝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卒

韋世康隋杜陵人年十歲州辟主簿仕魏歷周進位上開府開皇中拜荊州總管卒於州謚曰文

薛道衡隋汾陰人字玄卿仕周官邛州刺史文帝受禪除內史舍人後爲內史侍郎進上開府煬帝卽位深忌之賜死

史祥隋朔方人字世休仕周爲太子車右中士文帝踐阼領交州煬帝時進位上大將軍以從征遼東失利除名爲民尋拜燕郡太守爲高開道所獲送於羅藝道卒

楊玄感隋華陰人以父軍功位至柱國拜郢州刺史轉宋州刺史煬帝卽位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後因帝猜忌日甚內不自安潛謀廢帝立秦王

浩帝征遼東遂舉兵反敗死

唐高祖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代隋稱帝國號唐都長安在位九年傳位太子世民自稱太上皇貞觀九年崩

唐太宗高祖次子名世民隋末天下大亂勸高祖舉兵成統一之業封秦王卽位後銳意圖治去奢輕賦寬刑整武爲唐令主

王績唐太原祁人字無功隋末爲六合丞棄官歸種黍蕡藥釀酒自供武德時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一斗飲至五斗不亂自號五斗先生有東皋子集

杜之松唐博陵曲阿人仕隋爲起居舍人入唐爲河中刺史

李密唐襄平人字玄邃一字法主初爲隋煬帝宿衛謝病去楊玄感起兵密爲之謀主以不能用其策而敗與翟讓據洛口稱魏公爲王世充所敗歸唐拜光祿卿以失望復叛盛世彥討斬之

薛收道衡子字伯褒年十二能屬文高祖時官秦王府主簿授天策府記室參軍

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中卒年僅三十三

魏徵唐曲城人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孔穎達等撰周隋史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時稱良史書成進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卒謚文貞

王勃唐絳州龍門人字子安六歲善文詞父爲交趾令勃往省視道過南昌會都督閻公宴客於滕王閣勃卽席作序閻公歎爲天才後渡海溺死勃與楊炯駱賓王盧照隣齊名號爲初唐四傑著有王子安集

駱賓王唐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工文章武后時爲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起兵討武后賓王爲作檄文后見之歎曰有如此才坐使流落不遇宰相之過也敬業敗亡命不知所之有駱丞集

盧照隣唐范陽人字昇之官至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後疾甚手足攣廢因居具茨山下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自沈穎水著有盧昇之集

吳保安唐魏州人字永固睿宗時李蒙爲姚州都督討姚嶲蠻保安以郭仲翔薦

得掌書記後仲翔被蠻人所執責千縑爲贖保安留窯州居貨十年得縑七百乃求助於都督楊安居始得仲翔以歸及保安以彭山丞客死仲翔囊其骨歸

葬魏州

郭仲翔唐人李蒙爲姚州都督表爲判官與姚嵩蠻戰被執吳保安贖之凡十五年乃還官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後爲嵐州長史感保安之義迎其子爲娶而讓以官

李嶠唐贊皇人字巨山第進士舉制策甲科累遷給事中以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神龍中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時坐事累貶廬州別駕卒

張嘉貞唐猗氏人字嘉貞張循憲薦於武后爲監察御史開元中拜中書令善傳奏敏於裁遣卒謚恭肅

陳子昂唐射洪人字伯玉舉進士拜麟臺正字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

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記室聖曆初解官歸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之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有陳拾遺集

張說唐洛陽人字道濟弱冠應詔舉累轉右補闕擢鳳閣舍人忤旨流欽州中宗卽位拜兵部侍郎弘文館學士景雲中遷中書侍郎知政事進中書令封燕國公爲姚崇所構出刺相州尋拜兵部尚書官至集賢院學士尚書左丞相卒謚文貞有張燕公集

王洽然開元進士官校書郎

毛傑唐荊州長林縣人一名欽又號雲夢子

張九齡唐曲江人字子壽景龍初擢進士開元中徵拜同平章事中書令玄宗生日九齡進千秋金鑑錄具陳前古廢興之道帝賞異之李林甫爲相引牛仙客爲尚書預政事九齡不可帝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卒謚文獻有曲江集

王維唐太原人字摩詰開元間擢進士第一歷監察御史累遷尚書右丞工草隸

善詩畫有別墅在輞川孤居二十年卒有王右丞集畫學秘訣

蕭穎士唐穎川人字茂挺舉開元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以不屈李林甫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後授揚州功曹去官卒門人共謚文元先生有蕭茂挺集

李白唐蜀之昌明人字太白生於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後坐事長流夜郎遇赦得還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詩宗有李太白集

朱灣唐西蜀人字巨川自號滄洲子貞元元和間爲李勉永平從事

權德輿唐洛陽人字載之有文名德宗聞其才召爲左補闕知制誥憲宗時累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刑部出爲山西西道節度使卒謚文有權文公集

韓愈唐昌黎人字退之由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

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宋元豐中追封昌黎伯門人李漢編其文爲昌黎先生集

柳宗元唐河東人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卓偉精緻第進士中博學鴻詞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有柳河東文集

劉禹錫唐中山人字夢得登貞元進士弘詞二科官監察御史以黨王叔文被貶久之召還再出爲播州刺史易連州又徙夔州後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集賢直學士復刺蘇州再遷太子賓客會昌中加檢校禮部尚書卒有劉賓客文集外集

符載唐蜀人字厚之工詩初隱廬山後辟西川掌書記加授監察御史有詩集

陳商唐繁昌人字述聖登進士第會昌中以諫議擢知貢舉歷禮部侍郎與撰敬宗實錄終秘書監有文集

張籍唐烏江人字文昌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遷校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

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終國子司業有張司業集

李翹唐趙郡人字習之以進士爲國子博士國史館修撰性峭鯁嘗面折宰相李
逢吉出爲廬州刺史後拜中書舍人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謚曰文有李文公
集

皇甫湜唐新安人字持正元和中第進士官至工部郎中韓愈愛其才厚禮之文
與李翹張籍齊名有皇甫持正集

林簡言唐福清人字欲訥大中進士官至漳州刺史

沈亞之唐吳興人字下賢學於韓愈工詩第元和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有沈下

賢集

元稹唐河南人字微之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除監察御史分司
東都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俄遷中書舍人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
和中拜武昌節度使卒稹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和體有元氏長

慶集

杜牧唐萬年人字牧之登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會昌中遷中書舍人爲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詩亦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於杜甫有樊川集

孫樵唐關東人字可之又字隱之大中進士授中書舍人僖宗幸岐隴時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上柱國樵嘗從韓愈游爲文刻意求奇而不及愈之自然高古有孫可之集

白居易唐下邽人字樂天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文章精切尤工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解士人爭傳之雞林賈人售之於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卒謚曰文有白氏長慶集

李商隱唐河內人字義山又號玉溪生開成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詩文瑰邁奇

古世號其詩爲西崑體有李義山集

溫庭筠唐并州人本名岐字飛卿舉進士不第官方城尉工詞章小賦與李商隱齊名號溫李作賦八义手而八韻成人稱溫八义有握蘭集金荃集漢南真稿段成式唐臨淄人字柯古以蔭爲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終太常少卿有

西陽雜俎

胡曾唐邵陽人路巖爲西川節度使辟掌書記高駢鎮蜀又辟之時南詔蠻橫甚遺書不遜曾答書蠻屈伏由是箋奏皆出曾手有九疑圖經詠史詩安定集

司空圖唐虞鄉人字表聖咸通末進士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隱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圖唐興節士文人名曰休休亭自號耐辱居士時寇賊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恆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不食卒有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詩品一卷

黃滔唐莆田人字文江乾寧進士光化中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

詩清醇豐潤有黃御史集

羅隱唐新城人字昭諫工詩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第五代時仕吳越爲錢鏐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有羅昭諫集兩同書

後唐太祖本西域突厥種姓朱耶氏名克用其父貞元中歸唐討賊有功因賜姓李黃巢陷京師克用率沙陀兵大破之封晉王子存勗卽位追謚武

後唐莊宗太祖長子名存勗小名亞子旣卽位北卻契丹東滅燕又滅梁後驕恣荒於政治伶人郭從謙謀反中流矢死在位四年

徐鉉南唐廣陵人字鼎臣仕南唐官至吏部尚書後隨李煜歸宋爲太子率更令精小學及篆隸與弟鍇同有名於江左號大徐小徐有騎省集

隋唐尺牘

遺史祥書

隋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於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彊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乃竊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其謬。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

如疾首

與釋智顥書

隋煬帝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高旨。騰蔣州僧所及。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乂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慚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輶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盡。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檐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爲府解。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卽于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願言提冥諸。其掌猥延滿札。悚惻良深。謹和南。

遺崔顥書

隋齊王暕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

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染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礎。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與逸人王貞書

隋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遷東海。願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延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飄。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囿。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

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餘訟。事絕詠歌。攀桂擣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悒。今遣行人。且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

答魏收書

隋李德林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卽眞。則周公負辰。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

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詞。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且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并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卽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東晉書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

書龜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

上牛弘書

隋王孝籍

竊以毒蠱嗜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齶舌緘脣。吞聲飲氣。惡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縣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復。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稅不免。慶賞不沾。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蓄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闔之望。

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乎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尙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月。不好縉衣。此小人爲明尙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戚。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往還克念。矇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璩公著論。袁集若吞雲夢。如意諸掌。加以妙持浮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汎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卽創伽藍。鑿領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啟。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二辨。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

慮。欲海沈形。泊渚宮淪。將近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遺蕩曾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饜飫。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據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鷁鶴。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髡鬚古人。但悟深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羈。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雁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答豫章王書

隋 崔 瞢

一昨伏奉教書。榮覲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

詎盡揜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鵠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早挾泰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墮令名楊修若叨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

在絳州與子弟書

隋韋世康

吾生因緒餘夙霧纓弁驅馳不已四紀于茲亟登袞命頻蒞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

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壤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

弔延法師書

隋 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擢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宏。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啟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

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答皇太子廣書

隋史祥

行人戾止。奉所賜。貺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層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幕。韁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啟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驚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脹。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蔥蘿斯託。微心下悃。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洽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

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啟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

與樊子蓋書

隋楊玄感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幾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任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墳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且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

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日。至。此。執。筆。濟。汝。言。無。所。具。

賜許紹敕書

唐高祖

昔在青衿同游庠序博士吳玉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在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蒞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閒游之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惠懷士庶糾合賓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遺蕭德言書

唐太宗

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遊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板蕩庠序無聞儒道墮泥塗詩書墳坑弃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

樂偃武脩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臥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聞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

答馮子華處士書

唐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腳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鑾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間。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櫟葵。黍穉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

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之間。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雞犬望煙火。便知息身之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修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瘡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俗氣。攜酒對飲。尙有

典型先生又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覩讀便復江
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
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
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
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
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
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
惟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
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煙
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
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
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遊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

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王績白。

答刺史杜之松書

唐王績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答王績書

唐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眞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祗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旣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畔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詮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招道士徐鳴客書

唐李密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

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鬻。缺是知肥遜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世胄承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板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於軼道。將問罪於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啟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正。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屨。擔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輶襲囊。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此不多及。

上秦王書

唐薛收

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墳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

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卽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

與徐世勣書

唐魏徵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擢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陵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眷。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於今古。然誰

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上從舅侍郎啓

唐王勃

某啟。一昨弟勣至奉命以憲臺詩十首垂示氣橫霜署彩洞雲屬繡衣兼藻肆之華白簡控元機之奧仙驅在馭蹊文路而驅神冠獬下臨望詞林而直指某質惟茅艾名隔搢紳虛霑自出之榮每愧諸甥之列恩華曲被誨誘傍臨識謝知音榮深覩奧虞韶忽奏聽律呂而忘疲楚匣遙開仰光芒而不暇昔孔融之逢元禮罕覩高文王粲之謁伯喈終慚懿戚援今企古議德疇恩荷慄兼儲悲欣兩集但才非酷似攀宅相而多慙慕切如存臨渭陽而增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再上皇甫常伯啓

唐王勃

某啟。自恭陳薄伎。祇奉話言。咳唾成恩。盼睐爲飾。征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
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札見
知。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爲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遙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
謹啟。

答員半千書

唐駱賓王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翫無厭。翫如有敍。上言離恨。下動交情。篤以猛風乾蘇
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徒道存於起予。而礙人失倫事均乎。玩物借
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夫鯢之爲魚也。潛碧海。泳
滄流。沈鯢於勃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
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乘雁。自以爲
可得而蓼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肯借翰於搶榆。假
力於在藻。資江濱。涓流之水。待堦堦。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

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沈鯉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遇。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搶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殷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之不墜。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於衆多之口。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恍若窮途。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窮谷。靜躁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與親情書

唐駱賓王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睽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敍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

折簡辱逮堙淪雖未敍言。題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賓王疾患。忽無況耳。

與程將軍書

唐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興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尙且屈公侯之尊。伸筦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卽逢聖明之歷。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己。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魯班無所措其鈎繩。其於駕也。伯樂無所施其衡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詔。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遊揚。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

能一盼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爲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爲行己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官守牽纏。程期有限。某尙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煙波。舉目有江河之限。百齡心事。勞生無暑。刻之歡嗟。平流水不窮。浮雲自遠。露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爲過謹。不多談。

與在朝諸賢書

唐盧照鄰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宏居丞相之位。亦伏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而造膝。方回尙在王羲之就偷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常以人廢言。況下官抱疹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抃。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劍於山阿。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則捐金抵玉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憂子白。

與郭仲翔書

唐 吳保安

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隙。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露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

與吳保安書

唐 郭仲翔

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

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檜於先塋。忽忽發狂。脢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四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詢。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爲。

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

答李清河書

唐李嶠

君白辭閒累月。益深勤系。秋後尙熱。惟兄動靜云云。君粗爾推免。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於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夭闕。同志遽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藻綴鮮華。姿彩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呈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數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爲感慨之資。歸栖無學。植之伴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俊。文章滿談者之口。亦爲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繪綺。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不資於目前。孤高遠遺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爲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縛追贈。千古之

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紊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西江之潤。方爲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兄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願獲申。豈惟崔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幸甚。明日西上。不果拜辭。伏惟珍重。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唐李嶠

某啟。近於錄事參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遙想洛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駭屬奇觀。相趨動色。若乃政理餘隙。翹翔多暇。臨八水之高秋。企三河之上國。衣冠濟濟。入青瑣而步丹墀。車馬喧喧。下銅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謠詠。九迴靈府。遙馳雨露之郊。千里神畿。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錦繡同美。惠氣與芝蘭等馥。用過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卽貴洛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二陸兄弟。恥論詞賦。死者可作賈生。爲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

扶輪之地。某學異通敏才。非沈鬱刀筆爲吏。趨馳之歲月已多。歛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尚缺。平原從者。終慙入楚之游。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夙承光彩。早延提拂。曾將薄伎見知。思以庸音自效。輒忘固陋。敢有和歌。登卞肆而論寶。入夔門而撫節。擬託非倫。揣摩增覲。謹啟。

答勸置田園札

唐 張嘉貞

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

上薛令文章啓

唐 陳子昂

某啟。一昨恭承顯命。垂索拙文。祇奉恩榮。心魂若厲。幸甚幸甚。某聞鴻鐘在聽。不足以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薦羹藜之味。然則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爲道德之薄哉。某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名陷俳優。長爲童子之。

羣無望壯夫之列。豈圖曲蒙榮獎。躬奉德音。以小人之淺才。承令君之嘉惠。豈不幸甚。豈不幸甚。伏惟君侯星雲誕秀。金玉間成。衣冠禮樂。範儀朝野。致明君於堯舜。皇極允諧。當重寄於阿衡。中階協泰。非夫聰明博達。體變知機。如其仁。如其仁。方當拔俊賞奇。使拾遺補闕。坐開黃閣。高視赤松。然後與稷契夔龍比功。並德豈徒蕭曹魏丙。屑屑區區而已哉。某實細人。過蒙知遇。顧循微薄。何敢祇承。謹當畢力竭誠。策鷺磨鈍。期效忠以報德。奉知己以周旋。文章小能。何足觀者。不任感荷之至。

與褚先生書

唐張說

說拜白。薦北餘沎。關西早春。物候所宜。年來共感。惟先生進經玉殿。退食金門。黼藻元猷。榮問清暢。甚善。說往陪君子。視學瑤山。中貽官謗。謫居湘浦。賴聖主識其面目。憐其宿心。捨衆口之無稽。容庇身之有地。自授軍鎮。躬當夷狄。出入以馳突。爲羣坐臥。以戈劍爲友。翰墨都廢典籍。生塵時憑夢魂。一祝宮闕。每憶朝倡。邈若

雲天愧乏武才供國寵。使豈望立明主之側陳先王之道哉。說與先生事願乖矣。曩喜同席今嗟異鄉。遐路三千曷其言會。強飯安步爲國師臣。時流德音以惠疆場。張說再拜。

與營州都督弟書

唐張說

骨肉世疏居止地闊宗族名迹不能備知讀厭次府君狀已具歷官未書性習夫五常之性出於五行稟氣所鍾必有偏厚則仁義禮智信爲品不同六藝九流習科各異若以稷禹之事贊於巢由孫吳之術銘於游夏必將神人於悒未以爲允今之撰錄蓋欲推美實行崇識素心先德怡神於知我後生想望於見意說爲他人稱述尙不敢苟况於族尊行哉往來信多直疏早報冬末寒沴野有戎歌山無夏草步步日遠能無鄉國之心乎荒州新立向者未有下車殊俗意緒如何說患恒服湯虛多健少因別奉去說呈

與御史高昌宇書

唐王洽然

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獎。勤勤見遇。又以齊毗叨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爲風流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於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冷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驄馬。蹌蹌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旣明試。量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遍讀。重相摩獎。道有性靈。云某來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逡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籍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

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與君隔闊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涼。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婦。明年爲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並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冷然頓首。

與盧藏用書

唐毛傑

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諸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

出入瑣闈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遘逆。聯聲噭噭。紫奪我朱。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連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情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况公披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倘能憐雲將無知慇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霧露之微潤。衷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答嚴給事書

唐 張九齡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喻。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累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惟獎之日。不量不才。月

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噭噭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閒。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目怪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悅悅發慄。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恠事也。有爲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放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豈不能少有所適。方復屑屑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戰三北。而鮑子不以爲無勇。以其有親足下寧。不我知而有此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技。慙躡干進。荏苒歷年。固以爲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忘其孤陋。則不知敝帚。

之貴末路多艱。今專典一州。蓋幸遇已甚。而平生萬事。爲寒暑所移。雖忝簪纓。若墜泉壑者耳。誠恥令名之不副寵章也。昔賈誼才偕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梁傅。班固猶云未爲不遇。況僕擬非其倫。遇已過彼。顧多慙色。豈敢怨而更求歟。足下知心當明。義有所在耳。尊者慈愛諸下。懷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離別。春秋高矣。晨昏久違。僕豈復規規然徼無妄之福。在悔慘之動。而迥無所恃。單子獨立。萬一蹉跌。或遠庭闈。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行已五十。獨不知命是以冒死。抗疏乞歸。侍藥一則潔膳以展下情。二則辭滿而無貽憂。周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取此義。亦自卜者審也。顧恨上負明主。邱山之恩。未有涓塵之答。下愧知己契獎之力。卒無如言之效。又平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徒。退有後議。竟未獲盡。展所有之用。以塞固極之讒。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古人有從所好者。僕亦有心。庶承顏之餘。放性自適。軒冕之事。亦云儻來林澤之間。聊足散慮。縱絕後望。亦了一生。何必崎嶇不平。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

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間。幸甚。張九齡白。

與工部李侍郎書

唐王維

一昨出後。伏承令從官將軍車騎。至陋巷見命。恨不得隨使者。詣舍下謁。才非張載。枉傳元以車相迎。德謝侯生辱信陵。虛左見待。古人有此今也未聞。所以竦踊惕息。通夕不寢。維自結髮。卽枉眷顧。侍郎素風。維知之矣。宿昔貴公子。常下交布衣。盡禮髦士。絕甘分少。致醴以飯。汲汲於當世之士。常如不及。故夙著聞望。爲孟嘗平原之儔。及乎晚歲時危。益見臣節。草莽之中。乘輿播越。列郡或棄車走林。畏賊顧望。貢獻不至。莫有翻心。侍郎慨然枕戈泣血。奮不顧命。捍衛聖主。楊奉之以兵奉迎蕭何。之運糧致饋。曹洪之以良馬濟趙。衰之以壺飧。從收合亡騎。繕治兵甲。喻以大義。慰而勉之。然後以劍率卒。執戈前驅。浹旬之間。六軍響振。以成興復之業。豈非侍郎忠節蓋世。義貫白日。垂名竹帛。爲一代宗臣。誠可愛也。或曰宗子與國同休。不得不爾也。夫仁弱自愛者。且奔竄伏匿。偷延晷刻。窮蹙旣至。卽匹夫。

匹婦自經於溝瀆。安能決命爭首。慷慨大節。死生以之乎。而能不邀寵於上。不干功於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謁。時與風流儒雅之士置酒高會。吟咏先王遺風。翛然有東山之志。善矣。維雖老賤。沈跡無狀。豈不知有忠義之士乎。亦當延頸企踵。嚮慕義無窮也。然不敢自列於下執事者。以爲賤貴有倫。等威有序。以閒人持不急之務。朝夕倚門窺戶。抑亦侍郎之所惡也。而猥不見遺。思曹公命吳質將何以塞知己之望。報厚顧之恩。內省空虛。流汗而已。輒先馳狀候涼時。卽躬詣門下奉謝。王維頓首。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唐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暎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飄出。

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山中人王維白

爲李中丞與虢王書

唐蕭穎士

某還奉問垂示報魯郡克捷官軍乘勝進取東平。捧對三復實深兼慰。適醜稽誅。遂淹氣序。芟夷濟濮。陵虛洙泗。雖遊魂送死。所當翦滅。而命師授律。必俟英威。四郎挺雄烈之姿。荷專征之任。允文允武。終古罕儔。惟親惟賢。方今莫二。故能將士憤發。忠勇爭先。遺孽殄殞。隻輪不反。俾彼危城。蔚爲強鎮。必將長驅許下。席卷浚郊。解滑臺之圍。刷襄邑之恥。在是行矣。此皆明大夫善任才而抑軍將之能用命也。豈徒咫尺汝陽。而久勞其師旅哉。遲企大捷。預寬憂負。天氣漸寒。伏惟尊體。動止康勝。卽日蒙免。末由拜覲。增以勤係。所調兵糧事資軍國。唯力是視。曷敢差池。謹遣江陽令杜萬往諮稟。

與韓荊州書

唐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章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

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敢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別湖州崔使君書

唐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瀆溼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載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徬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

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灣白。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唐權德輿

某月日。試祕書省校書郎權德輿。上書閣下。德輿材術無聞。重以拙訥。雖星軺往復。皆獲趨拜。竟未得粗承餘論。少盡下情。伏蒙以通世之舊。將獻狀受祿。感戴循環。不知所措。或有所見。敢布愚衷。何者。今皇帝馭天下之初。將欲拔才俊。延幽滯。綜覈名實。覽觀風俗。故分詔近臣。省問四方。將天之命。其旨不細。則閣下舉一士用一賢。必當窮驗聲實。精究終始。一旦以愚當薦士之目。誠衆多所未喻也。凡以故舊之私。不能忘情。與夫推賢類能。其事則異。今者澄清省察。以得人爲功。直道公議。天下屬目。此時而失則所失多矣。德輿伏膺儒行。三十未立。拊躬責己。知不如人。俟他時進修。與諸生齒方冀。當大君子眷念之。至申鄙夫報效之。分今若以貲用所迫。苟進一官。則傭書販春。亦足自給。必不敢以區區之身上累名器。敢拒黔敖之食。徐受山濤之恩。下情所守在此而已。是以竟未獲拜謝者。以必所不敢。

當也。伏惟宴閒之餘。俯察愚樸。文章鄙略。不足以煩省覽。用此陳露。慚畏伏深。不
宣。德輿再拜。

上張僕射書

唐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

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詔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險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維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陳商書

唐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唐韓愈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頗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

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踐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唐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幸。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荆許穎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羆虎之士。畏懦蹣跚。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將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謾鄉。

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
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裴損書

唐柳宗元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誇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旣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尙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尙能恥之。今苦應。

叔輩知我。豈下鄙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穢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塗。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元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息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上湖南李中丞啟

唐柳宗元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則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望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

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
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
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
以。爲。工。無。資。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
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於。他。
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繅。囚。之。幸。大。矣。謹。啟。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唐柳宗元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
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
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
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
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

慷慨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穢。卒無所爲。但趨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與顧十郎書

唐柳宗元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袴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趨。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

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讐
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
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數於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
意璵璵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
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
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
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攢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
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鬻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
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
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
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唐柳宗元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伏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域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閉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之。世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啟。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唐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灾。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

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瀦澁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岀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

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
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
決科者授予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
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
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
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
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
未可得也因人南來敢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謝竇相公啟

唐劉禹錫

某啟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溼生疾衰遲鮮歡望故國而
未歸如痿人之念起昨蒙罷免甘守邱園相公不棄舊遊特哀久廢每奉華翰賜
之衷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丸銷彌年

之疹。鍛翮將舉。危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因。瞻望德藩。坐馳精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啟。

與柳子厚書

唐劉禹錫

間發書。得郭筆師墓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渝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桮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予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禹錫白。

謝僕射李相公啟

唐劉禹錫

某啟。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登朝人。逮今無十輩。又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閣下亟言曩遊。顏間頗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則坐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爲器。苟液補曲戾。不足枉斧斤。願爲庭燎以照。

嘉客謹啟。

謝李巽常侍書

唐符載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之後。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草上聞。蒙授太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泉。諸侯盛禮。曲霑固陋。思惟腆薄。何緣如是。五內慙愧。彷徨失從。某弱年不自揆。妄植強操。祖尙名節。嘗以爲靜既砥礪。以修道動。卽功德以被世故。棲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邱壑。而心非長往。且山木之挺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憂士夫之不娶。某雖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爲之投誠。一昨候謁盛府。禮致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闊略。顧問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果來。變枯槁爲美粹。易荷衣爲簪組。起締構於平地。生翼羽於籬鷁。鴻漸之兆。始於茲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掩山扉別巖松。扶策病憊。祇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嘗於甘子堂中。輒以私志。上廣視聽。嘗恐道有所未立。學有所未周。遭值引遇。

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歛退。以備見聞。況江西爲蕃鎮之雄。常侍負伊咎之資。署置賓佐。四方傾耳。或主客懸絕。祇取笑焉。故嚮風歛手。不敢上道。又某童孺酷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人。自岷蜀結心匡廬。始至甚病困。無以贍結。偶獲一地蓬陋翳蕪。苟取便易。未遑變更。含憤不快。如病毒螯。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爲某買山。號三澗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絕壑。匡廬之左。壞褐破袍。沛然滿篋。方將面雲峯。搆草堂。咏歌堯舜。綱繆松柏。報償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胸而無心。必當爲谿猿谷鳥。側目相視。豈止於林慙澗恥而已哉。伏惟閣下。道極上才之美。政布中和之化。昭昭德禮。攬接士庶。凡在草木。尙獲暢達區區。鄙懷冀見察納。某幼小淪賤。胄緒遼邈。糟心服道。年甫強仕。比爲四海之諸侯。屬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不問賢否。事出沈斷。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涕感激。不知所措。則自茲日至於沒地。出於閣下門闈矣。菲薄之質。已爲閣下從事矣。夫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右也。伏計王公大人雅量如淵。當見其遐遠。樹名異日。豈

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恃此。敢存俯仰。既乞守蓬華。未獲奔走。其官告人馬輩謹並使還府。久處荒野。詞意疏蕪。干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甚。

貽太常博士書

唐陳商

古者太常博士職。以公卿諸侯大夫死。第其所行舉而褒貶焉。使世世以一二字觀其道與不道。拘繫言爲文武忠孝。所以失褒也。執己見爲繆荒報醜。所以失貶也。二柄之失。博士不得職。往者不得享。爲政者不得道。夫執己見。拘繫言。是有上中下。貿其一二字。視緝金重輕。以緝金之重輕。貽後之龐微。偷忠盜貞。罔世間人。爲盡善。加於行路。皆博士忍其過而阿其時也。夫天下人望執事以爲質。正然未見有執事能針其膏肓之病者。若當貶而褒。當褒而貶。是猶錄跖殺夷。經緯混淆者也。褒而褒之。貶而貶之。經紀既著。善惡懸白。勸大而用微。所以使後代力行不易。如日月山河。江海草木。四支七竅。以統幹而治。自從其教也。於戲。博士職蓋不細。願出意念慮焉。

上韓昌黎書

唐張籍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閒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僕僕詭異說。干惑人聽。孟子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唯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

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推爲譬。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子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朽之盛事。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答獨孤舍人書

唐 李 翦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顚頷於董生。何苦而爲士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翻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私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懷。況乞得餘年。退修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比二疏。尙平子而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爲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可知其旨。但以常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尙之士哉。又近日來兩施子。粗得其說。未及就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

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況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爾。退修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兄弟。爲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以修所知之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且能早知止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終日矻矻耽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矣。以舍人比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言乎。

與陸儼書

唐 李 翩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翹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

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子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冀一詳焉。翹再拜。

答李生第一書

唐皇甫湜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鑄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

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
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
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
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
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
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
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
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
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旣承嘉惠。敢自疏怠。聊復所謂俟見方盡。湜再拜。

上韓吏部書

唐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平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
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平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

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子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而琴弧尙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晞閣下之門。蓋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爲異代惜焉。

與馮陶書

唐沈亞之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焉。今則足下又赴省於東。故束書久不遑答。有負懇款。無以自露。然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託是乎。乃敢自酌以揆其意。惟智府悟之。樂府倡爲歌。十年聲流邯鄲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揚韻激妙。感物

態矣。而人投聲請價者，宜以遂之。必且語我：使聞聽於衆耳，以得售進，入爲王左
右之娛。對曰：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木之於地也，氣爲之君。五
腑之居人也，情爲之長。草木之生，其根處瘠，則其表訥處潤；其表昌，瘠之訥潤
之昌。不過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爲溫陽則萬族舒，爲晦寒則衆色稚瘁。五腑伏五
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於外，而嗅厭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怠應於外，而
食亂，困則反之。困而厭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外而已。及情之作也。爲喜
適，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爲悲愁，則六氣集而赴之。慘自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
也，在此馭二情以攻之，故能易哀樂。歧二氣以襲物，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尙
未聞飫寵賞於當時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夫衆庶。
之目憮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磬缶貫鼠革，聚觀於市，促促之歌巴聲，夷辭
唱一而和百，贊之者千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其德於聲
音？雖韓娥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古道也。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世之。

厭斥安足以使人聞聽於衆耳發嘉譽於此日乎猥辱雅向願悉所識幸甚幸甚

與孺顏上人書

唐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爲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奢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饑亞之誤學爲黃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賀裴相公破淮西啟

唐元稹

某啟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擒吳元濟歸斬闕下功高振古事絕稱言億兆歡呼天下幸甚某聞舉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羣疑未亡而計先定者

謂之智。日者天棄淮蔡。畜爲汙瀦。五十年間。三后垂顧。眇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爲利。聖上以睿謨神算。方議翦除。羣下守見習聞。咸懷阻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內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族。三軍保任。一意誅鋤。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滲電掃。此所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況某早趨門館。抃躍尤深。僻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踴躍徘徊之至。

與元微之書

唐白居易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他及。惟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

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序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癟。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

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暫然塵念此際豎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樂

天頓首。

答戶部崔侍郎書

唐白居易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別覩手翰訪敍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槕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增修

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尙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閒秩退朝之暇數獲吾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爲榮。賴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遺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羈食歲有蠶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

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
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啟沃非遙仰惟勉樹勳名勿以
鄙劣爲念。

答莊充書

唐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
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
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
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闌闈。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
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遺辭。辭不能成意。大
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尙仁義者。
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
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

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月沉。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賈希逸書

唐孫樵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藏重溟。夜光之珠。必領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輶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涪溪礪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

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唐孫樵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參之爻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餌粕啜醨。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

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到。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唐孫樵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艱澀之辭。攻

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句以爲奇。秦漢已降古人所稱工而奇者。莫如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辭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尙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邪。顧頑樸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於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與高錫望書

唐孫樵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尙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尙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

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爲實錄。非謂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別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又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隆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位浪職。雖貴必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尙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愧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修。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

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能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受於師者。致足下。

上河東公啓

唐李商隱

商隱啟。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覲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糾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方有述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啟。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元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聚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瑗。

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啟

上李舍人狀

唐
李商隱

不審近日尊體何如伏想沖慮真筌融心妙域神明是保戢穀來成榮上淹留軒車已曠圭律井德無改玉音愈清此固擺脫常懷秉持極摯去關鍵於寵辱忘階陞於高卑彼殷浩空函幾勞開閉仲文枯樹屢歎婆娑比之清光實有慙德今春華以煦時服初成竹洞松岡蘭塘蕙苑聚星卜會望月舒吟羊備接賓共其醒醉謝安諸子例有風流優游名教之間保奉希夷之道伏思受遇素異諸生去歲陪遊頗淹樽俎今茲違奉實閒山川曲水冰開章臺柳動子牟豈忘於魏闕嚴助蓋厭於承明仰望恩憐豈任攀戀況某冗煩有素刻畫難施韓信少時罕蒙推擇揚雄終歲唯有寂寥向非月旦貽評陽春獲賞則孤根易拔弱羽難飛答賓戲以那

停草客嘲而莫暇撫躬誓款委已銜詞下筆難休戀柯何極龍門不見將同故掾之心麟史可傳徒立素臣之位祇迎榮誨遲慰孤誠伏紙臨風杳動心骨

爲絳郡公上崔相公啓

唐 李商隱

某啟某本洛下諸生山東舊族蠭霑科第薄涉藝文謬藉時來因成福過青縑赤管已忝於清華黃紙紫泥仍參於宥密相公早容薄伎獲寄光塵別殿朝迴禁林夜直每披襟素常賜話言知蔣琬之爲公敢矜先見哀馬卿之多病亦辱來言圭律未遐銘鏤斯在相公鹽梅調味舟楫濟時晉水擒兇韓都蕩梗以不剛不柔貞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若某者實有何能可叨出牧絳田已非厥任榮波轉過其材間歲已來爲政非易有南遷之降虜有西出之成師資扉所供餼牽之備未嘗造次敢怠躬親今梟獍埽除馬牛歸放將使坐臻富庶必先用得才能此地名高六雄實控東道分憂之寄自昔爲榮況在疎蕪散忘涯分但以轎軒全至賦貢川流非惟撫字之難兼有送迎之遽舊痾加甚朽質難堪故稍頽曠廢爲懼又

以宦游既久故里多違陶令之田園將蕪尙平之婚嫁未畢顧惟羈絆无可歸休竊敢遠疏丹誠上干清重匪獨祈恩於時宰實將誓款於已知儻蒙以然諾爲心誠明濟物垂憂不逮賜議所安則吳楚之間郡邑不少非當衝要或異膏腴使之頸條庶可求瘼一昨賊平之後敢事尋成冰霜始嚴筆札未暇又伏慮內庭展顧稱已推遷外郡寓詞頗乖流品沈吟有日鬱悒經時今則情素坐煎驅馳行久若猶緘嘿是負陶甄伏惟曲賜恩鑒誠懸書殿戀積台階比殷浩之空函情同事異望孫宏之東閣魂往形留下情無任感戀兢惶之至

謝紇千相公啓

唐溫庭筠

某啟某材謝梗枿文非綺組閒關千里僅爲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寧思羽翼可勵風雲豈知持彼庸疎栖於宥密迴顧而漸離緇垢冥昇而欲近煙霄榮非始圖事過初願此皆揚芳甄藻發跡門牆邱門用賦之年相如入室楚國命官之日宋玉登臺一日光陰百生輝映末由陳謝伏用兢惶

投憲丞啓

唐溫庭筠

某聞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交語或一言便許忘年奇偶之間彼何相遠則連租船上便獲甄才避雨林中俄聞託契此又無由自致不介而親者也某洛水諸生甘陵下黨曾遊太學不識承宮偶到離庭始逢种畧懸蘆照字編葦爲資遂竊科名纔沾祿賜常恐潤中孤石終無得地之期風末微姿未卜棲身之所侍郎議合機象望逼台衡每敍羣才常推直道昨者攝齊邱里撰刺膺門伏蒙清誨垂私溫言假煦內惟孤賤急被輝華覺短羽之陵飈似窮鱗之得水今者方祗下邑又隔嚴局誰謂避秦翻同去魯行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晉室徐寧因縣僚而遷次下情無任

與段校理書

唐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眞僞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眞者寡況憑區區文

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
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
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戮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
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墮破開濤浪。聳翼
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
用。洗滌他腸。昧旦調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
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
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邊條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
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
可屈。志不可譖。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悵然自迷。執事灌纓清流。敏古多
識。試言指其要路。將鞭蹇以趨之。某再拜。

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書

唐段成式

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筆管。輒分一枚寄上。下走困於守拙。不能大用。濩落之實。有同於惠施平原之種。本慚於屈轂。然雨思茶器。愁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爲贈。未曾安筆。卻省歲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緣沈赤管。過於淺俗。求大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也。飛卿窮素繩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泝九流。訂銓百氏。筆洒瀝而轉潤。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中詠也。成式狀。

謝賜錢啓

唐胡曾

曾啟曾業。謝懸頭道。非刺股未能入洛。安可下遼。空懷逐鹿之心。莫遇斬蛇之世。因拘翰墨。困阨塵泥。虛費宣毫。枉銷蜀縹。不救鋤蘭之禍。詎禳伐樹之災。自歎龍鍾。誰知牛鐸。又以山東藩鎮江表節廉。悉用豎儒。皆除迂吏。胸襟齷齪。情志荒唐。入則粉黛繞身。出則歌鐘盈耳。但自誅求白璧。安能分減黃金。雖設朱門。何殊亡國。徒開玉帳。無異荒墟。遂使寧戚無扣角之歌。鄒陽乏曳裾之地。伏惟相公英風。

獨振偉量孤標。推薦亮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內安宗廟。外却蠻夷。魚水賢良。壠
簾骨肉。桃李滿於衢路。金鼎徧於風塵。六合之中。一人而已。是以昨者不度庸陋。
輒有干祈。方虞接劍之勃然。敢望夢刀之筭爾。俄頒清俸。遽恤白衣。朝乏半千夕
盈五萬。豈期庸蹇忽忝遭逢。不是孟嘗詎聽馮謾之鈸。若非趙勝。那知毛遂之錐。
遇既重於西河。知亦深於北海。感恩泣處。未成泉客之珠。撫已哭時。空抱荆山之
玉。限以程途。陳謝末由。感激生成。不任死所。

與李生論詩書

唐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
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
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
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
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

於道學哉。賈闐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塞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嘗自負。旣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鶴喜。靈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上。則有馬色經寒。慘鶻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驛鵝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暮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懺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濬於淺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

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
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
殷勤元旦日欹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概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
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上
卽知味外之旨矣勉旃司空表聖再拜

與臺丞書

唐司空圖

中丞閣下某昔者常從其友于都邑之鄙其鄰叟有善藝卉木者或從之鬻于都
下未嘗不亟售而返人謂之曰里市所貨皆資生之所闕尙有提之汲汲而不克
售者今叟晨往暮歸未嘗少滯其所鬻何哉叟曰鬻植之道雖本於天時亦且診
於人情耳蓋視其人夸其居侈則所鬻者必欲朝炫其葩夕昧其實矣彼或以勁
正自處所植必慕賢良吾皆揣之各銜其所欲焉有曝滯之患哉今閣下前爲小
宗伯實振爲公之舉庶不孤吾道矣況憲府僚屬繫本朝之輕重是猶宜於慎擇

也會昌中杜牧之爲補闕陪賀客於孔氏之門獨歛板而前言御史丞風威在取人之得失乃薦邢羣焉今有邢責者乃羣之猶子雅志貞獨且以名節自任其所任其所爲亦足觀其所志愚以是輒有里叟之說蓋待吾憲丞不薄矣且自古推心苟不望報於其人則未有不堅於著效者愚所任不私而已苟謂言者之輕而舍諸亦非敢以爲恥又有王駕者勳休之後於詩頗工於道頗固但其所知方在顯清之地不敢越境以輸其珍耳所與論詩一首亦輒緘獻其他當俟閣下操人柄救時艱而後敢以志英豪之事業者達於執事庶不驅之讐敵也再拜

贈王進士書

唐司空圖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怨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玉於其境者遇楚使適至誇示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於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玉產於吾土而價張於吾仇是欺我也不果售今吾守道固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沽虛者之所仇嫉者吾子之才固奇矣乃以所質寘於吾懷是玉者未適於

市而噪者已盈於門矣必曰不投知於司空氏必曰不受知於司空氏則雖於吾子之奇必足速得志於時矣舍是無他術也所覬益腆不敢發柙幸詳其意勿冒時之所忌

與蔣先輩啓

唐黃滔

三吳烟水百越山川干戈杳隔於音塵門館久違於趨覲空自明祈日月暗祝神祇相如徵出於上林賈誼召來於宣室不然者隱於商嶺棲向傳巖克俟搜羅直膺夢寐焚香稽首以日繫時沿一滯江鄉六更寒燠都由惡命早失良時迢遞一名進取則大朝有難零丁數口退休則故國無家歸蜀還吳言發涕下

河中辭令狐相公啟

唐羅隱

某啟某聞歌者不繫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所貴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誕之辭亦棄而況委病鵠門之下窺光龍燭之前上方於趙壹遭逢下比於陸機榮顯雖倜儻不侔於二子而輝華敢讓於伊人今則住踰負嶽之蚊去切懸

軒之馬輒復重將越調更唱燕臺以爲京兆王章三冬有淚淮陰韓信一飯無門惟憂委骨窮塵敢望橫戈要路加以輕蹄逸軌猶祈公子王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一時顏色而某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未從號泣則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歛覽策興嗟指棨戟以凝神望鑪鍾之借便雖琳琅杞梓盡歸梁棟之門而藻荇蘋蘩亦戀池亭之內殷函軫念劉紙懸緘無言誓天有死銘德謹啟

投同州楊尚書啟

唐羅隱

某啟某聞足歷屠門尙能大嚼力疲吳坂亦解長鳴而況覩棠陰數化之原入黍谷暄和之景苟不能自提由瑟直犯孔牆則其人生爲無益之徒死作無知之鬼某譙鄉賤族鈞瀨遺氓鉅下二卿素非朋執於陵一叟或與交遊偶然蒙郭泰之言歎爾厲蘇秦之志遂得麥漂風雨門長蒿萊旋慕題橋因吟入洛三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行家匪大夫之後孰謂九街浪闊雙闕雲浮姜維之膽有破時李陽之拳無下處由是潛傷鮒轍暗泣牛衣賈誼長纓雖猶自連張儀健舌亦

擬何爲。前窺而四海清平。內顧而一身流落。輒復徘徊鄭驛。睥睨秦醫。敢言畫虎之勤。但有傷蛇之望。謹啟。

答賀蘭友書

唐羅隱

前者吾子不以僕之暗鈍。猥垂教示。大相開發。若非許與深至。誰肯如是。甚善甚善。然其所道者。正中僕嘗所自病者也。僕少而羈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撓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故同進者忌僕之名。同志者忌僕之道。無有不如吾子之所誨也。然僕之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奧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之罪。僕者與夫禮貌之於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時。其進於秉筆立言。扶植教化。當使前無所避。後無所遙。豈以吾道沈浮於流俗者乎。仲尼之於春秋。懼之者亂臣賊子耳。未聞有不亂不賊者。疑仲尼於筆削之間。況僕求試京師。隨波而上。逐隊而下。亦有年矣。家在江表。歲一寧覲。旨甘所資。桂玉之困。何嘗不以事力。

于人。苟利其出處。則僥倖從事。亦人之常情也。在不枉其道而已矣。道苟不枉。以之流離可乎。冠衣不能移人之迹。顧所履何如耳。言不忠行不信。謂之君子可乎。言忠而行信。謂之小人可乎。吾子視僕復苟合於不信不忠者乎。非僕之不可苟合。道義之人皆不合也。雖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圓。既不與人合。而又視之如仇讐。以是僕遂有狹而不容之說。吾子果復發言及此。是以衆人見待也。而今而後。敢不安其所自然。一科一級。多難也有如是哉。彼山也。水也。性之所適也。而眷眷不去者。以聖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所忌者。移僕初心。苟不得已。僕亦自有所處。大凡內無所疾。外無所媿。則在乎命也。天也。焉在僕與時人乎。惟吾子勿憚。相規之數也。

謝湖南于常侍啟

唐羅隱

某啟。某今月十七日已至界首。迴望旌棨。涕泣不任。某莊櫟麤疎。庚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以悽惶。將鄰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滅許。

都退則歌絳漢。壘地雖至廣。人莫相容。憑執爨以無由。假鄰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近陳達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饑。吳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縈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栖旅。蔡澤北遊。之日餅餉。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銜。粗可諱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畫戟而心猶似醉。上孤舟而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只因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以茲自誓。安可暫忘。今則尚有迴期。猶寬旅思。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江之色。謹啟。

報西川王建書

後唐太祖

竊念本朝屯否。巨業淪胥。攀鼎駕以長違。撫形弓而自咎。默默終古。悠悠彼蒼生。此厲階永爲痛毒。視橫流而莫救。徒誓楫以興言。別奉函題。過垂獎諭。省覽周既。

駭惕異常。淚下霑衿。倍鬱申胥之素。汗流浹背。如聞蔣濟之言。僕經事兩朝。受恩三代。位叨將相。籍係宗支。賜鉄鋏以專征。徵包茅而問罪。鑿兵接戰二十餘年。竟未能斬新莽之頭。顧斷蚩尤之肩。碑以至廟。朝顛覆豺虎縱橫。且受任分憂。叨榮冒寵。龜玉毀損。誰之咎歟。備閱指陳不勝慚恧。然則君臣無常位。陵谷有變遷。或築塞長河。泥封函谷。時移事改。理有萬殊。卽如周末虎爭。魏初鼎據。孫權父子。不顯授於漢恩。劉備君臣。自微興於涿郡。得之不謝。於家世失之無損。於功名適當逐鹿之秋。可斬華蟲之服。惟僕累朝席寵。奕世輸忠。忝佩訓詞。粗存家法。善博奕者。惟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奪。牛誓於此生靡敢失節。仰憑廟勝。蚤殄寇讐。如其事與願違。則共臧洪遊於地下。亦無恨矣。唯公社稷元勳。華嵩降祉。鎮九州之上。地負一代之宏才。合於此時。自求多福。所承良訊。非僕深心。天下其謂我何。有國非吾節也。悽愴孤懲。此不盡陳。

諭充鄆羣盜書

夫相時達變爲智士之良圖。擇福知機蓋丈夫之能事。故有竄身山谷不處危邦。今古攸同豪傑共貫。近聞鄆州山寨聚徒實繁。並是汴雒舊人。兗鄆奇士。見河南之失險。知僞數之必亡。厭血刃於連年。避淫刑於虐主。必想元元失所。惄惄無依。莫知投足之方。未有息肩之地。予自去冬親提虎旅。徑取楊劉。旣獲通津。已譖大計。視逆豎而便同。凡上算梁園而已。在穀中謝彥璋營葺梟巢。嘯聚河上。掠虎頭而難逃。碎首伸螳臂而何暇爭鋒。今則虛使生民。決開天塹。築隄壅水。自固軍營。偷生取笑於庸夫。作事頗同於兒戲。公私塗炭。內外分離。旣板蕩以不支。固冰消而在卽。予俯詳人事。仰察天時。旣畫成謀。已圖大舉。控新羈之鐵馬。礪卻日之霜戈。屈指定期長驅。決勝誓平國恥。須復家仇。廓妖祲於西郊。奉中興於萬葉。諸君等或中州義士。或大國遺民。困兵革而不保田園。避殘酷而深藏溪洞。聞余義舉。計各歡然。今旣屯聚衆多。已相統屬。須自謀畫。自立功名。或則攻取城池。便可跨據州縣。因茲事勢。以決遠圖。梁寇旣西。有多虞。固不暇分兵東去。青兗則無人之。

境。齊。鄆。則。喪。亂。之。州。彼。若。圖。之。必。定。成。事。斯。爲。上。策。不。可。後。時。凡。有。兵。機。予。能。接。
應。當。俟。宴。區。一。統。海。內。爲。家。可。於。所。得。封。疆。遂。其。富。貴。之。願。蒼。穹。白。水。予。所。不。欺。
若。守。險。偷。生。潛。身。匿。迹。終。爲。亡。命。自。棄。何。多。時。不。再。來。機。須。速。決。長。謀。遠。算。自。可。
擇。焉。

讓契丹阿保機書

後唐莊宗

畫野離疆。雖有華戎之別。惟忠與信。不違蠻貊之邦。契丹王氣稟貞剛。心懷仁義。爲天山之貴族。據玉塞之雄藩。恩加辯髮之鄉。威震控弦之俗。往者降情修好。款塞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贊幣。錦車使者。嘗馳問遣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山無事。風馬有歸。青塚路邊。罕有射雕之騎。受降城北。更無遺鏃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潛圖凶逆。苟避誅夷苞。姦蘊惡之情。何方可保。有父有君之國。皆所不容。契丹王未始包藏專聽誑惑。黨一夫之罪惡。絕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亭鄣。徒封牛耳。難保獸心。輒將左衽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蒐兵甲。

決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佇見囊街之首。

復方訥書

南唐徐鉉

鉉以疏拙之性。頑滯之資。廁於人曹。無足比數。然以荷先人之業。猥踐清貫。讀往聖之書。頗識通方。累朝舊恩。漸於肌骨。至於行道濟物。立身揚名。報國士之知。成天下之務。竊不自揆。頗常有心。故膺耳目之寄。當津要之路。侃然受任。不以爲憂。而才與心違。命與運背。言出而不能悟。主身廢而無足救。時三年之中。百艱備歷。干戈擾於內地。烽火照於闕庭。奔走道路。容身靡所。當此時也。苟得耕於南畝。齊於一民。以斯終焉。尚爲幸也。而副君將聖王道。漸亨博採。遺賢以濟多難。贊諭之任。首及非才。拜命以來。翻自憂媿。何者。儲后踐納麓之重。而處於承顏之地。有從諫之善。而立於無過之場。徒欲持稜米以實太倉。秉燭火以助羲御。恐不足以副上德之舉。塞故人之望也。但當正身潔己。徇公滅私。使內不媿於本心。外不違於所學而已。閣下德我太甚。期我太深。歷陽郡佐白君至京。辱覲手札。慶譽優渥。勗

勵殷勤知己之情。無以過此。然此日副君之垂顧。乃昔時閣下前席品題之所致也。緘藏佩服。何日忘之。今兵難少寧。烝民未泰。頂踵利物。斯實其時。閣下高臥已久。羣望頗懲。宣室之召。斯在不遠。勉慎興居。以副翹企。悽悽之意。遲用面諭。不宣再拜。

爲蕭給事與楚王書

南唐徐鉉

世事推移。長塗睽隔。違離軒砌。二十餘年。追念生平。有覩心目。伏承大王英謀奮發。妙略宏施。長驅伐叛之師。克正奪宗之罪。奉天朝之正朔。慰全楚之謳歌。成功上簡於帝心。惠澤遠敷於疲俗。風猷所及。慶快同深。儼早被恩私。今通信問。欣躍之極。倍萬常情。

答林正字書

南唐徐鉉

十二月日復書。正字足下辱貺。長牋詞高旨遠。循環捧讀。欲罷不能。見顧之深。良足愧也。吾予以老成之智。蘊救世之心。一言悟主。俯拾初筮。雖位未充量。然升聞

特達超然獨異。亦古之所難也。推是而往。其道可知。鉉也不才。猥廁先達。雖復識不能見之於未兆。才不能濟之於已形。然而振天下之公議。舉天下之公器。推轂後進。心無適莫。庶幾不下於昔賢。吾子異日當知爲不妄。其古今之變安危之勢。忽乎微哉。未可一二以言語盡也。謹俟暇日。當接餘論。聊奉還答。伏惟鑒悉。徐鉉白。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古 豔 尺牘

一 冊 三 角

古 豔 尺牘續編

一 冊 二 角

本局搜集歷代名媛艷姬尺牘得百數十通或慷慨激昂或纏綿悱惻讀之令人口頰生香爰於各名艷之下綴以小傳書以行楷刊印之精版式之雅實尺牘中得未曾有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發 售 行

分類尺牘大觀

最新

冊二十種乙

角二元一

冊六十種甲

元二

是書計分三十五類詞句新
穎體格完備凡政工商學各
界酬世應用之信無一不備
平時既可研究臨時並可抄
寫只須將稱呼填上何等便
利洵尺牘中第一佳本也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A541 212 0023 2028B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發行

歷代名媛集（全三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五分

此書有著作權
必翻印究

分 售 處

中華書局
 (北京) 藝湖
 (天津) 吉林
 (上海) 南京
 (長沙) 煙台
 (常德) 杭州
 (保定) 鄭州
 (石家莊) 青島
 (濟南) 東昌
 (漢口) 福州
 (武昌) 廈門
 (廣州) 徐州
 (油頭) 蘭州
 (潮州) 貴陽
 (雲南) 長春
 (開封) 新加坡
 (大原) 奉天
 (南昌) 成都
 (西安) 安慶
 (安慶) 九江
 (成都) 開封
 (上海) 九江
 (南京) 長春
 (奉天) 新加坡

編輯者 吳興、王文、孺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明華棋書盤局
 中文 上海明華棋書盤局
 南京明華棋書盤局
 京明華棋書盤局
 街路局

